

### 〈游城南記〉

元祐改元，季春戊申，明微、茂中同出京兆之東南門。

張注曰：唐皇城之安上門也，至德二載，改為先天門，尋復舊。肅宗以祿山國讎，惡聞其姓，京兆坊里有安字者，率易之。

續注曰：《志·總序》云：唐開元元年，改雍州為京兆府，以京城為西京。天祐元年，昭宗東遷，降為佑國軍。梁開平元年，改府曰大安；越二年，改軍曰永平。後唐同光元年，復為西京。晉天福元年，改軍曰晉昌。漢乾祐元年，改軍曰永興。其府名皆仍舊，有宋因之，故其南北相直之街亦曰安上。

### 《唐兩京城坊考》<sup>1</sup>卷一〈西京·皇城〉

（皇城）南面三門：正南曰朱雀門，……東曰安上門，至德三載改為光天門，尋復舊。西曰含光門。（頁9）

《唐兩京城坊考》與〈游城南記〉對於安上門的描述有所不同，一為至德二載改為先天門，一為至德三載改為光天門。

### 〈游城南記〉

歷興道、務本二坊。

張注曰：興道坊在安上門街之西，景龍三年，改瑤林坊。務本坊在安上門街之東，與興道坊相對，景龍二年，改玉樓坊。景雲元年，并復舊。二坊之地，今為京兆東西門外之草市，餘為民田。

### 《唐兩京城坊考》卷二〈西京·外郭城〉

萬年縣所領朱雀門街之東，從北第一興道坊。景龍三年，以駙馬都尉武攸暨父名改曰瑤林坊。景雲元年復舊。

西南隅，至德女冠觀。隋開皇六年立。太平公主宅。沒官後，賜散騎常侍李令

<sup>1</sup> 以中華書局本《唐兩京城坊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）為本。

問居之。吏人宅。旅館。（頁35）

朱雀門街東第二街，北當皇城南面之安上門。街東從北第一務本坊。景龍三年，以駙馬都尉楊慎交父名嘉本，改為玉樓坊。景雲元年復舊。

半以西，國子監，監東開街若兩坊，街北抵皇城南，盡一坊之地。監中有孔子廟，貞觀四年立。按《開成石經》舊在務本坊，蓋立於國子監也。領國子監、太學、四門、律、書、算六學。《唐語林》：天寶中，國學增置廣文館，在國學西北隅，與安上門相對。按國學之北即安上門。坊內南街之北，先天觀。景龍三年，韋庶人立為翊聖女冠觀，景雲元年改改景雲觀，天寶八載改為龍興道士觀，至德三載改先天觀。本司空、梁國公房玄齡宅。杜光庭《歷代崇道記》：乾元二年，於務本坊先天觀聖祖院獲黑髭老君之像。左龍武軍統軍、歸誠郡王程懷直宅。河中節度使、兼中書令、延德郡王張茂昭宅。左散騎常侍于德晦宅。嶺南節度判官宗義仲宅。檢校司徒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盧鈞宅。西川、齊州進奏院。旅舍。鬼市。《輦下歲時記》曰：俗說務本坊西門是鬼市，或風雨曠晦，皆聞其喧聚之聲。秋冬夜多聞賣乾柴，云是枯柴精也。又或月夜聞鬼吟：「六街鼓絕行人歇，九衢茫茫空有月。」有和者云：「九衢生人何勞勞，長安土盡槐根高。」（頁39-40）

### 〈游城南記〉

由務本西門入聖容院，觀薦福寺塔。（薦福寺位處開化坊，薦福寺塔位處安仁坊。）

張注曰：聖容院，蓋唐薦福寺之院也，今為二寺。寺之浮圖，今正謂之薦福寺，塔尚存焉。其寺文明元年立，謂之大獻佛寺，天授元年改為薦福寺。景龍中，宮人率出錢，起塔十五層。

續注曰：貞祐乙亥歲，塔之纏腰尚存，辛卯遷徙，廢蕩殆盡，惟磚塔在焉。

### 《唐兩京城坊考》卷二〈西京·外郭城〉

（興道坊次南）開化坊。

半以南，大薦福寺。寺院半以東，隋煬帝在藩舊宅，武德中賜尚書左僕射蕭瑀為西園。後瑀子銳尚襄承公主，詔別營主第。主辭以姑婦異居有關禮則，因固陳請，乃取園地充主第。又辭公主榮戟，不欲異門，乃併施瑀之院門。襄城薨後，官市為英王宅。文明元年，高宗崩後百日，立為大獻福寺，度僧二百人以實之。天授元年，改為薦福寺。中宗即位，大加營飾。自神龍以後，翻譯佛經並於此寺。寺東院有放生池，州二百餘步，傳云即漢代洪池陂也。《名畫記》：薦福寺額，天后飛白書。寺內有吳

道玄、張璪、畢宏畫。常東名〈思桓律師誌銘〉：律師終於京大薦福寺。王維有〈大薦福寺道光禪師塔銘〉，又有〈薦福寺光師房花藥詩序〉。張又新〈煎茶水記〉云：與同年期於薦福寺，余與李德垂先至，憩西廂元鑒宅。又任華有〈薦福寺後院送辛嶼尉洛郊序〉，曹松有〈薦福贈白上人師〉。按唐時官賜額者為寺，私造者為招提、蘭若，又謂之山臺、野邑。《南部新書》：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，小者在青龍，其次薦福、永壽。西門之北，法壽尼寺。隋開皇六年立。太傅蓋文達宅。右武衛將軍柳嘉泰宅。國子祭酒韓洄宅。尚書左僕射令狐楚宅。按《酉陽雜俎》，楚宅在開化坊，牡丹最盛。戶部尚書馬總宅。河東節度使、兼侍中李光顏宅。尚書吏部侍郎沈傳師宅。前司徒、兼侍中崔垂林宅。舊本作「崔垂休」。開府儀同三司、守司空、魏國公崔允宅。（頁35-36）

（開化坊）次南安仁坊。本名安民，永徽元年改。

西北隅，薦福寺浮圖院。院門北開，正與寺門隔街相對。景龍中，宮人率錢所立。柳宗元〈鶻說〉：有鶻曰鶻者，巢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。東南隅，贈尚書左僕射劉延景宅。坊西南，汝州刺史王昕宅。延景即寧王憲之外祖，昕即薛王業之舅，皆是親王外家。甲第並列，京城美之。萬春公主宅。玄宗第二十五女，初降楊肅，又嫁楊錡。戶部尚書、兼殿中監章仇兼瓊宅。前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宅。義成軍節度使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上谷郡王張孝忠宅。太子右庶子崔造宅。太子賓客、燕國公于頔宅。武昌軍節度使元稹宅。太保致仕、岐國公杜佑宅。（頁36-37）

### 〈游城南記〉

南行至永樂坊。

張注曰：即橫岡之第五爻也，今謂之草場坡，古場存焉。隋宇文愷城大興，以城中有六大岡，東西橫亘，象乾之六爻。故于九二置宮室，以當帝王之居；九三置百司，以應君子之數；九五貴位，不欲常人居之，故置玄都觀、大興善寺以鎮之。玄都觀在崇業坊，大興善寺在靖善坊，其岡與永樂坊東西相直。《長安志》云：坊東有裴度宅。度欲入朝，有張權輿上疏云：「度，名應圖讖，宅據岡原。」蓋嘗有人與度作讖云：「非衣小兒坦其腹，天上有口被驅逐。」言度曾討淮西平吳元濟。宅據岡原，與興善、玄都相連故也。

《唐兩京城坊考》卷二〈西京·外郭城〉

永樂坊。按「永樂」，《舊書》〈裴度傳〉作「平樂」。

西南隅，廢明堂縣廨。總章元年，分萬年縣置。其廨地本越王貞宅，長安三年廢，還萬年。後以其廨地賜駙馬都尉裴巽。縣東，清都觀。隋開皇七年，道士孫昂為文帝所重，常自開道，特為立觀。本在永興坊，武德初徙於此地，本隋寶勝寺。觀東，永壽寺。景龍三年，中宗為永壽公主立。按光福坊有永壽公主廟。……坊內橫街之北，資敬尼寺。隋開皇三年，太保、薛國公長孫覽為其父立。東南隅，左丞相、燕國公張說宅。東門之南，夏官尚書王璿宅。兵部尚書、判戶部事王紹宅。司徒、中書令、晉國公裴度宅。（此事亦見載於《唐實錄》、《舊唐書》本傳）大理卿崔昇宅。左監門衛上將軍李思忠宅。尚書兵部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寘宅。冀州刺史蘇邈宅。前京兆尹楊憑別宅。侍中王珪家廟。趙殿宅崔生宅。古冢。（頁44）

〈游城南記〉

東南至慈恩寺，少遲登塔，觀唐人留題。

張注曰：寺本隋無漏寺，貞觀二十一年，高宗在春宮，為文德皇后立為慈恩寺。永徽三年，沙門玄奘起塔，初惟五層，磚表土心，效西域窣堵波，即袁宏《漢記》所謂浮圖祠也。長安中摧倒，天后及王公施錢，重加管建至十層。

其云雁塔者，《天竺記》達植國有迦葉佛伽藍，穿石山作塔五層，最下一層作雁形，謂之雁塔。蓋此意也。《嘉話錄》謂張莒及進士第，閒行慈恩寺，因書同年姓名于塔壁，後以為故事。

按：唐《登科記》有張台，無張莒。台于大中十三年崔櫓下及第，馮氏引之以為自台始；若以為張莒，則台時已有題名之說焉。塔自兵火之餘，止存七層。長興中，西京留守安重霸再修之，判官王仁裕為之記。

長安士庶，每歲春時，游者道路相屬。熙寧中，富民康生遺火，經宵不滅，而游人自此衰矣。塔既經焚，塗圻皆剝，而磚始露焉，愚人墨迹，于是畢見，今孟郊、舒元興之類尚存，至其他不聞于後世者，蓋不可勝數也。

續注曰：正大遷徙，寺宇廢毀殆盡，惟一塔儼然。塔之東西兩龕，唐褚遂良所書《聖教序》，及唐人《題名記》碑刻存焉。西南一里許，有西平郡王李公晟先廟碑，工部侍郎張彧撰，司業韓秀弼八分書，字畫歷歷可讀。

《唐兩京城坊考》卷三〈西京·外郭城〉

晉昌坊。「晉」或作「進」。

半以東，大慈恩寺，隋無漏寺之地，武德初廢。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高宗在春宮，為文德皇后立為寺，故以慈恩為名，仍選林泉形勝之所。寺成，高宗親率，佛像幡華並從宮中出，太常九部樂送額至寺。寺南臨黃渠，水竹森邃，為京都之最。會昌五年，詔天下廢寺，上都每街各留寺兩所，僧各三十人。左街留慈恩寺、薦福，右街留西明、莊嚴。六年，左街添置寺八所，……。《寺塔記》慈恩寺本淨覺故伽藍，因而營建焉。凡十餘院，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，敕度三百僧。初三藏自西域東歸，詔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設九部樂，迎向入寺，彩車凡千餘兩。上御安福門觀之，……寺有南池，韋應物有〈慈恩寺南秋荷詠〉，司空曙有〈早春遊慈恩南池詩〉，趙嘏有〈春盡獨遊慈恩寺南池詩〉。寺有牡丹。《唐語林》：慈恩浴室院有牡丹兩叢，每開及五六百朵。《唐詩紀事》：長安三月十五日，兩街看牡丹甚盛。慈恩寺元果院花最先開，太平院開最後，裴漉作〈白牡丹詩〉題壁間。又有凌霄花，見李端〈懷舊詩序〉。寺西院，浮圖六級，崇三百尺。永徽三年，沙門玄奘所立。初唯五層，崇一百九十尺，塹表土心，仿西域組窰堵波制度，以置西域經像。後浮圖心內卉木鑽出，漸以頽毀。長安中更拆改造，依東夏剎表舊式，特崇於前。有辟支佛牙大如升，光彩燦爛。浮圖東有翻經院，即玄奘為慈恩上座所居。按上官昭容、宋之問有〈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圖詩〉，自後唐人詩甚多。又為進士題名之所。《名畫記》慈恩寺塔院有吳道玄、尹琳、胡人尉遲乙僧、楊廷光、鄭虔、畢弘、王維、李果奴、張孝師、韋瓘畫。塔前壁有畫濕耳獅子跌心花，為時所重。見《唐語林》。西南隅，楚國寺。十字街之西北，淨住寺。十字街北之東，尚書左僕射、郇國公韋安石宅。前進士陸賓虞宅。叛臣朱泚宅。若耶女子寓居。（頁68-69）

〈游城南記〉

倚塔，下瞰曲江宮殿，樂游燕喜之地，皆為野草，不覺有《黍離》《麥秀》之感。

張注曰：江以水流屈曲，故謂之曲江。其深處，下不見底。司馬相如賦曰：「臨曲江之澗洲」，蓋其地也。《劇談》曰：「曲江，本秦澗洲，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。」江故有泉，俗謂之漢武泉。又引黃渠之水以漲之。泉在江之西，旱而禱雨，有應。今為濱江農家湮塞，然春秋積雨，池中猶有水焉。

黃渠水，出義谷，北上少陵原，西北流經三像寺。鮑陂之東北，今有亭子頭，故巡渠亭子也，北流入鮑陂。鮑陂，隋改曰杜陂，以其近杜陵也。自

鮑陂西北流，穿蓬萊山，注曲江，由西北岸直西流，經慈恩寺而西。歐陽詹《曲江記》，其略曰：茲地循原北峙，迴岡旁轉，圓環四匝，中成坎窞，櫟檠港洞，生泉翕源。東西三里而遙，南北三里而近。崇山濬川，鈎結盤護，不南不北，湛然中停。蕩惡含和，厚生蠲疾，涵虛抱景，氣象澄鮮，滌慮延歡，棲神育靈。觀此，可得其概矣。唐進士新及第者，往往泛舟游宴于此。

文宗時，曲江宮殿廢十之九，帝因誦杜甫《哀江頭》之詩，慨然有意復昇平故事。大和九年，發左右神策軍三千人疏濬，修紫雲樓、彩霞亭，仍敕諸司有力建亭館者，官給閒地，任營造焉，今遺址尚多存者。

江水雖涸，故道可因，若自甫張村引黃渠水，經鮑陂以注曲江，則江景可復其舊。不然，疏其已塞之泉，滄溘歲月，亦可觀矣。

樂游原亦曰園，在曲江之北，即秦宜春苑也，漢宣帝起樂游廟，因以為名，在唐京城內。每歲晦日、上巳、重九，士女咸此登賞祓禳。樂游之南，曲江之北，新昌坊有青龍寺，北枕高原，前對南山，為登眺之絕勝，賈島所謂「行坐見南山」是也。

### 《唐兩京城坊考》卷三〈西京·外郭城〉

（敦化坊）次南曲江。《長安志》以曲江在昇道坊。考（太平寰宇記），曲江與芙蓉園相連，則其中不容隔立正、敦化二坊。今移於此。

曲江。龍華寺之南有流水屈曲，謂之曲江，其深處下不見底。司馬相如賦曰：臨曲江之隄洲。蓋其所也。張揖曰：隄，長也。院中有曲江之象，中有長洲也。師古曰：曲岸頭曰隄，隄即碕字耳。言臨曲江之洲。今猶謂其處曰曲江。《劇談錄》曰：曲江池，本秦時隄洲，唐開元中疏鑿為勝障。南即紫雲樓、芙蓉苑，西即杏園、慈恩寺。花卉周環，煙水明媚，都人遊賞，盛於中和、上巳節。即錫臣僚會于山亭，賜太常教坊樂，池備綵舟，惟宰相、三使、北省官、翰林學士登焉。傾動皇州，以為盛觀。《南部新書》：曲江池，天祐出因大風雨，波濤震盪，累日不止，一夕無故其水自竭。自後宮闕成荆棘矣。龍華尼寺。貞元普濟寺。紫雲樓、綵霞亭。文宗太和九年，發左右神策軍各一千五百人淘曲江池，修紫雲樓、綵霞亭。內出二額，左軍仇士良以百戲迎之，帝御日營門觀之。仍敕諸司，如有力要創制亭館者，宜給與閒地任營造。先是鄭注言，秦中有災，宜以土工厭之，故濬昆明、曲江二池，帝又曾讀杜甫詩云：江頭宮殿鎖千門。遂思復昇平事，而加修創焉。侍中李日知宅。崖州司馬楊炎家廟。太保致仕、岐國公杜佑家廟。（頁91-92）

芙蓉園。考《太平寰宇記》，曲江與芙蓉園相連。李肇《國史補》謂芙蓉園即秦之宜春苑。《漢書》〈元帝紀〉注，顏師古謂宜春夏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。同

為苑地，不容中隔立正、敦化二坊。今移於此。《舊書》〈穆宗紀〉：長慶二年，先有詔廣芙蓉苑，南面居人盧舍、墳墓並移之。群情駭擾，降敕罷之。（頁92）

### 黃渠

黃渠自義谷口澗，分水入此渠，北流十里，分兩渠，一渠西流，經樊川，合丈八溝。一渠東北流，經少陵原而北流，入自京城之東南隅，注為曲江。（頁128）

（昇平坊）東北隅，漢樂遊廟。漢宣帝所立，因樂遊苑為名，在高原上，餘址尚存。長安中，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，後賜寧、申、岐、薛王。其地居京城之最高，四望寬敞，京城之內，俯視指掌。每正月晦日、三月三日、九月九日，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賞祓禊。按白居易〈登樂遊園望詩〉云：東北何靄靄，宮闕入煙雲。蓋言南內之宮闕也。（頁79）

### 〈游城南記〉

出寺，涉黃渠，上杏園，望芙蓉園。西行，過杜祁公家廟。

張注曰：杏園與慈恩寺，南北相直，唐新進士多游宴于此。芙蓉園在曲江之西南，隋離宮也，與杏園皆秦宜春下苑之地。園內有池，謂之芙蓉池，唐之南苑也。杜祁公家廟，咸通八年建，石室尚存，俗曰杜相公讀書堂，其石室曰藏書龕。

續注曰：石室，奉安神主之室也。

### 《唐兩京城坊考》卷三〈西京·外郭城〉

（通善坊）杏園為新進士宴遊之所。按貞元四年以〈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〉試進士。慈恩、杏園，皆在曲江之西南也。（頁69）

### 〈游城南記〉

出啓夏門，覽南郊百神、靈星三壇。

張注曰：啓夏門，唐皇城之南門也，<sup>2</sup>北當皇城之安上門少西。蓋京城之南

<sup>2</sup> 《長安志》卷七〈唐皇城〉：「南面三門，正南曰朱雀門，東曰安上門，西曰含光門。」是唐皇城無啟夏門。啟夏門乃是外郭城南偏東的城門，張禮所說有誤。

凡三門：中曰明德門，今謂之五門；西曰安化門，今謂之三門；此其東門也。三壇在門外西南二里，百神、靈星二壇頗毀，而園丘特完。南一里有蓮花村，未詳其所以名也。

續注曰：少西北有唐贈戶部尚書楊貞公廟碑，晉公李林甫撰文，王曾書，王敬從題額。次東南有唐相國令狐氏廟碑，大和三年，劉禹錫撰并書，陳錫篆額。楊氏苗裔，泰和間尚盛，人呼為廟坡楊，辛卯遷移後，無聞焉。

## 《唐兩京城坊考》卷二〈西京·外郭城〉

（外郭城）南面三門：正中明德門，北當皇城朱雀門，南出抵終南山八十里。東啓夏門，門外西南二里有園丘及先農、耜田二壇。按《長安圖》東南角有進芳門。西安化門。（頁33）

（以下為〈游城南記〉載城外事）

次杜光村。

張注曰：杜光村有義善寺，俗謂之杜光寺，貞觀十九年建，蓋杜順禪師所生之地。順解《華嚴經》，著《法界觀》，居華嚴寺，證圓寂，今肉身在華嚴寺。

東南歷仇家莊。

張注曰：莊即唐宦官仇士良別業也。（園林別業考）士良死，籍沒其家。後晉賜晉昌軍節度使安彥威，安氏子孫世守之。士良墓、碑俱存。其南為郭子儀墓，西南長孫無忌之墓，碑皆斷什。

續注曰：撫定後，府南趙村里皓陽觀主李可貞、喬志朴相過語余，觀西北有二大碑，云是郭氏墓碑。他日往觀，其一壽州刺史郭敬之神道碑。敬之字敬之，子儀父也。以子儀貴，贈太保徐國公，碑額御題，韓國公苗晉卿撰序，蕭華書；其一郭氏所尚昇平公主墓碑，書撰姓名失傳。

過高望，西南行，至蕭灌墓，讀碑。

張注曰：灌，嵩之父也，碑乃明皇題額，張說為文，梁昇卿書。嵩墓別葬張曲。

由趙村，訪章敬寺基，經撥川王論弓仁墓。

張注曰：五代周太子太師致仕皇甫元，莊在趙村，建隆二年置。墓在村東，碑在其莊內。章敬寺，《長安志》曰：在通化門外，本魚朝恩莊也。後為章敬皇后立寺，故以為名。殿宇總四千一百三十間，分四十八院，以曲江亭館、華清宮觀風樓、百司行廡及將相沒官宅舍給其用。今此基不甚侈，



且與《志》所載地里不同，豈四十八院之一耶？論弓仁者，吐蕃普贊之族也，世相普贊。戎言為宰相為論，因以為氏。聖曆三年，以所統吐渾七千帳降唐，累有戰功，死贈撥川王，葬趙村。張說為碑，今已毀什，字無存者，獨其題額在焉。

下勳蔭坡，入牛頭寺，登長老文公禪堂，夜宿寺之南軒。

張注曰：勳蔭坡，今牛頭寺之坡也。寺即牛頭山第一祖遍照禪師之居也，貞元十一年建。內有徐士龍所撰碑，太平興國中，改寺曰福昌，元豐癸亥，長老道文自南方來，居于寺之北堂。其南軒為延客之所，今有朱公揆題壁。

己酉，謁龍堂，循清明渠而西，至皇子坡，徘徊久之。

張注曰：龍堂在牛頭寺之西，寺故有龍泉塔院，此堂即其地也。泉北有塔，俗稱龍堂坡，地甚平行，中多植杏，謂之杏花坪，見杜詡《勝游錄》。清明渠，隋開皇初引沈水西北流，屈而東流入城。當大安坊南街，又東流至安樂坊，入京城。今其渠自朱坡東南分沈水，穿杜牧之九曲池，循坡而西，經牛頭寺下，穿韓符莊，西過韋曲，至渠北村，西北流入京城。皇子坡又在龍堂之西，秦葬皇子於坡底，起冢於坡北原上，因以名坡，隋文帝改永安坡，唐復舊。

覽韓、鄭郊居，至韋曲，扣堯夫門，上逍遙公讀書臺，尋所謂何將軍山林而不可見。因思唐人之居城南者，往往舊蹟湮沒，無所考求，豈勝遺恨哉！

張注曰：韓店，即韓昌黎城南雜題及送子符讀書之地，今為里人楊氏所有。鑿洞架閣，引泉為池。穿地，得《大鳴起信論碑》之上篇。鄭谷莊在坡之西，今為里人李氏所有。韋曲在韓、鄭莊之北。堯夫，進士韋師錫之字也，世為韋曲人。遠祖樞，後周時居此，蕭然自適，與族人處元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，時人慕其閒素，號為逍遙公。明帝貽之詩曰：「香動秋蘭佩，風飄蓮葉衣。」《北史》有傳。今其讀書臺儼然屹立。逍遙谷則在驪山西南，蓋亦慕樞而名之也。杜甫《何將軍山林》詩有「不識南塘路，今知第五橋。」又曰「憶過楊柳渚，走馬定昆池。」今第五橋在韋曲之西，與沈家橋相近。定昆池在韋曲之北，楊柳渚今不可考。南塘，按許渾詩云「背嶺枕南塘」，其亦在韋曲之左右乎？嘗讀唐人詩集，岑嘉州有杜陵別業，終南別業，而石鰲谷、高冠谷皆有其居，郎士元有吳村別業，段覺有杜村椳居，元微之亦有終南別業，蕭氏有蘭陵里，梁昇卿有安定莊。今皆湮沒，漫不可尋，蓋不特何將軍山林而已。

晚抵申店李氏園亭，夜宿祁子虛書舍。

張注曰：申店，夾瀟水之兩溪。李氏名之邵，字公材，嘗為進士。祁子虛名微，李舍人婿也。園之東有閣曰秘春，北有小軒曰明月。

庚戌，子虛邀飲韋氏會景堂。及門，主人出迓。明微以為不足，子虛道其景，且誦其詩。明微聞之，始入其奧。

張注曰：韋氏，名宗禮，字中伯，世為下杜人。蓋唐相之裔，家失其譜，不知為何房。城南諸韋，聚處韋曲，宜其屬系易知，然或東眷，或西眷，

或逍遙公，或鄭公，或南陂公，或龍門公，不知其實何房也。中伯博學好古，葺治園亭，奇花異卉，中莫不有，日與賓客宴游。朝奉郎白序題其堂曰會景。中伯園中有對金竹，其狀與對青相似，長安有此竹者，惟處士蘇季明、張思道與中伯三家而已。

復相率濟澇水，陟神禾原，西望香積寺塔。原下有樊川、御宿之水交流，謂之交水，西合於灃，北入于渭。

張注曰：《長安志》曰：澇水，今名泥水，一作坑水，自南山流至皇子坡。今澇水不至皇子坡，由瓜洲村附神禾塹上穿申店，而原愈高，鑿原而通，深至八九十尺，俗謂之坑河是也。瓜洲村之東北原上，澇水北岸上，尚有川流故道。西北過張王村之東，又西北經內家橋，又西北經下杜城，過沈家橋。杜城之西，有丈八溝，即杜子美陪諸公子納涼遇雨之地。澇水上原西北流而合御宿川水，是名交水，在香積寺之西南。香積寺，唐永隆二年建，中多石象，塔磚中裂，院中荒涼，人鮮游者。

下原，訪劉希古，過瓜洲村。

張注曰：劉希古，名舜才，為進士不第，退居申店澇水之陰。瓜洲村，俗以為牧之種瓜之地。予讀《許渾集》，有《和淮南相公重游瓜村別業》詩。淮南相公，杜佑也；佑三子：師損、式方、從郁；牧之，從郁子也。由此考之，在佑已有瓜洲別業，則非牧之種瓜也明矣。今村南原上有瓜洲墓，豈始有瓜洲人居此而名之耶？亦猶長安縣有高麗曲，因高麗人居之而名之也。

復涉澇水，游范公五居。

張注曰：范公莊，本唐岐國杜公佑郊居也。門人權德輿為之記，纂叙幽勝，極其形容。舊史稱：佑城南樊川有桂林亭，卉木幽邃，佑日與公卿宴集其間。元和七年，佑以太保致仕居此。《式方傳》又云：杜城有別墅，亭館林池為城南之最。牧之之賦亦曰：「予之思歸兮，走杜陵之西道。巖曲泉深，地平木老。隴雲秦樹，風高霜早。周臺漢園，斜陽衰草。」其地有九曲池，池西有玉鈞亭。許渾詩所謂「九曲池西望月來」，池蹟尚存，亭則不可考也。又其地有七葉樹，每朵七葉，因以為名，羅隱詩所謂「夏窗七葉連簷暗」是也。以是求之，其景可知矣。此莊向為杜氏所有，後歸尚書郎胡拱辰。熙寧中，侍御史范巽之買此莊于胡，故俗謂之御史莊。中有溪柳、巖軒、江閣、圃堂、林館，故又謂之五居。

東上朱坡，憩華樺寺。下瞰終南之勝，霧巖、玉案、圭峰、紫閣，粲在目前，不待足履而盡也。

張注曰：朱坡在御史莊東，華樺寺西，牧之《朱坡三絕句》，極言其景。華樺寺，貞觀中建。寺之北原，下瞰終南，可盡其勝。岑參詩所謂「寺南幾千峰，峰翠青可掬」是也。終南一名太乙，一名地肺，《關中記》曰：「終南太乙左右三百里內為福地。」柳宗元碑曰：「據天之中，在都之南。西至于褒、斜，又西至于隴首，以臨于戎；東至于商顏，又東至于太華，

以距于關。」秦末四皓，隱于其間，後因立廟，唐文宗詔建終南山祠，冊為廣惠公。圭峰、紫閣，在祠之西。圭峰下有草堂寺，唐僧宗密所居，因號圭峰禪師。紫閣之陰即漢陂，杜甫詩曰「紫閣峰陰入漢陂」是也。太乙在祠之東，霧巖、玉案附麗而列二峰之間，有冰井，經暑不消。長安歲不藏冰，夏則取冰于此。紫閣之東有高觀峪，岑參作高冠，蔣之奇作高官，未知孰是。

已而，子虛、希古開尊。三門寺僧子齊出詩凡數百篇，皆詠寺焉。予賞蘇子美詩，明微吟唐僧子蘭詩「疏鐘搖雨脚，積雨漫雲容」之句。及讀相國陳公「悔把吾廬寄杜城」之言，則又知華巖之為勝也。酒闌，過東閣，閣以華巖有所蔽而登覽勝之。真如塔在焉，謂之東閣，以西有華巖寺故也，今為草堂別院。

張注曰：《長安志》曰：真如塔在華巖寺。今其塔在東閣法堂之北，壁間二石記皆唐刻也，且載華巖寺始末，則華巖、東閣，本一寺也，不知其後何以隸草堂焉。

下閣，至澄襟院。院引北巖泉水，架竹落庭，注石盆中，瑩徹可挹，使人不覺頓忘俗意。時子虛、希古先歸。院之東，元醫之居也，予與明微宿焉。

張注曰：澄襟院，唐左街僧錄遍覺太師智慧之塔院也，碑云：「起塔于萬年縣神禾鄉孫村。」今屬鴻固鄉。元醫世為樊川人，其居北倚高坡，泉聲泠泠，竹陰相接。圃中植花，穴洞巖間，架閣池上，茂林修竹，與之隱映，真有幽勝之趣。

續注曰：澄襟院，水久涸，今為長老濱巨源衣鉢院。莊則金興定辛巳間尚為元氏之居，遷徙後，遂無聞焉。近代李構即莊建閣，鑿洞立三清像，遂呼為三清閣。兵後，高竇老奉披雲真人為十方院，門人樊忠高盡有元莊。典刑雖在，盛事則廢。

辛亥，歷廢延興寺，過夏侯村王、白二莊林泉。

張注曰：延興寺在楊萬坡，斷碑遺址，瓦礫遍地，興廢之由無可考，今為里人劉氏所有。竹木森蔚，泉流清淺，景勝元醫之居，但不葺治耳。駙馬都尉王詵林泉在延興寺之東，與朝奉郎白序為鄰，王氏林泉久不治。白字聖均，莊有揮金堂、順年堂、疑夢室、醉吟庵、翠屏閣、寒泉亭、辛夷亭、桂岩亭，今為王員外家所有。

東次杜曲，前瞻杜固，盤桓移時。

張注曰：《唐史》稱：杜正倫與城南諸杜素遠，求通譜不許，銜之。世傳杜固有王氣，諸杜居之，衣冠世美。及正倫執政，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。既鑿，川流如血，閱十日方止，自是南杜稍不顯。居杜固者謂之南杜，以北有杜曲故也。杜固今謂之杜坡，所鑿之處，崖塹尚存，俗曰馬崩厓，或曰鳳皇嘴，不知何謂也。杜氏世葬少陵原司馬村之西南，杜甫嘗稱杜曲諸生、少陵野老，正謂杜曲、少陵相近故也。甫為晉征南將軍預元後，預玄孫某，隨宋武帝南遷，遂為襄陽人。甫曾祖某為鞏令，又徙河南。宋孫沫為甫傳，以牧之為甫族孫，蓋同出于預也。是甫乃城南諸杜之裔耳，然唐

《宰相世系》不載，不知何故，俟再考之。

越姜保，至興教寺，上玉峰軒，南望龍池廢寺。

張注曰：興教寺，總章二年建，有三藏玄奘、慈恩、西明三塔。寺倚北岡，南對玉案峰。元豐中，知京兆龍圖李公，登眺于斯，命僧創軒，是名玉峰，擢萬年令陳正舉為之記。龍池寺直玉案山之北。

續注曰：興教寺，開成四年，沙門令總載修。《三藏塔銘》，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劉軻撰；《慈恩塔銘》，太子左庶子御史中丞李宏度撰；《西明塔銘》，貢士宋復撰。三藏塔奠中，差大，右慈恩、左西明，差小；殿宇法制，精密莊嚴。

過塔院，抵韋趙，覽牛相公樊鄉郊居。

張注曰：塔院者，京兆開元寺福昌塔之莊也，俗謂之塔院。修竹喬林，森綠參天，池臺廢基頗多，不知在唐為誰氏業。俗傳國初狂人李炎居之，炎誅沒官後，福昌塔成，賜之為常住。韋趙村有牛相僧孺郊居，子孫尚有存者。僧孺八世祖某，隋封奇章公，長安城南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，書千卷，僧孺居之，依以為學。後為相，與李德裕相惡，門生故吏，各相為黨。先是泓陟相德裕宅為玉盃，僧孺宅為金杯，且云：「金毀可作他器，玉毀不復用矣。」其言果驗。然《唐史》傳方披者，不載其事，其亦闕文意乎？

迺登少陵原，西過司馬村，穿三像院，尋舊路，暮歸孫君中復之廬。

張注曰：《長安志》云：少陵原南接中南山，北直標水，本為鳳棲原。漢許后葬少陵，在司馬村之東，因即其地呼少陵原。杜牧之自志云：葬少陵司馬村。柳宗元志伯妣墓曰：葬萬年之少陵原，實鳳棲原也。原脉起自南山，曲屈西北，岡阜相連，纍纍不斷，凡五十里。然則鳳棲、少陵其實本一，因地異名耳，漢總謂之洪固原，今萬年縣有洪固鄉。司馬村，今在長安城之東南，少陵在村之東北，則標水在東，非在北矣。少陵東接豐梁原，或作鳳涼原，標水出焉；東北對白鹿原，荊谷水出焉，二水合流入渭，杜甫詩所謂「登高素標原」是也。少陵之東岡下，即標水之西岸。其地有泉，舊傳有犢跑鳴而泉出，今謂之鳴犢鎮。三像寺，開元中建，背倚北原，高數百尺。始，寺依原刻三大佛，故名。又云：開元末，為武惠妃建，武氏墓在鳳棲原長興坊，與寺亦相近。中復，田家子，今為進士。

壬子，渡漓水而南，上原觀乾湫，憩塗山寺，望翠微百塔。子虛約游五臺，而與僕夫負行李者相失，遂飲于御宿川之三渠。醉還申店，幾夜半矣。

張注曰：乾湫在神禾原皇甫村之東。舊傳：有龍移去南山炭谷，原之湫水遂涸，故謂之乾湫。炭谷之水遂著靈異，歷代崇為太乙湫。或曰：炭谷本太乙谷，土人語急，連呼之耳。

續注曰：塗山寺在皇甫村神禾原之東南，舊傳皇甫村有三社，曰鸞駕坪、鳳皇臺及廢栖真觀。翠微寺在終南山上，本太和宮，武德八年建，貞觀十年廢。廿年，太宗厭禁內煩熱，命將作大匠閻立本再葺，改為翠華宮，元和元年廢為翠微寺。杜甫詩「雲薄翠微寺」，則元和之前固已謂之寺矣。

百塔在榿梓谷口，唐信行禪師塔院，今謂之興教院。唐裴行儉妻庫狄氏嘗讀《信行集錄》，及歿，遷窆于終南山鷗號堆信行塔之後，由是異信行者往往歸葬於此。今小塔纍纍相比，因謂之百塔。塔東為石鰲谷，廣惠神祠在焉。西為豹林谷，種放隱居之地；放居，今為女冠所有。蘇季明松門亦在其西。而董村者，翠微寺下院也，又在其西。自董材西行幾十里，曰豐德寺，豐德長老所居，今其寺猶有僧焉。南五臺者，曰觀音，曰靈應，曰文殊，曰普賢，曰現身，皆山峰卓立，故名五臺。圓光寺，《王建集》為靈應臺寺，陸長源《辯疑志》為慧光寺，《韓偓集》為神光寺，今謂之圓光寺。五臺之北，有留村數寺，皆下院也。御宿川，按《揚雄傳》曰：武帝開上林南苑，至宜春，鼎湖、昆吾，傍南山而西，至長楊、五柞，北繞黃山，瀕渭而東。游觀則止宿其中，故曰御宿。大抵樊川、御宿，皆上林苑地也。

癸丑，詣張思道。循原而東，詣蓮花洞，經裴相舊居，越幽州莊，上道安洞，抵炭谷。既行，小雨而還，復尋會景堂，清談終日。

張注曰：思道，唐學士櫛之後，居滴水之陰，好讀書，善屬文，雅麗有祖風。自思道之居東行五六里，直樊川之上，倚神禾原，有洞曰蓮花，舊為村人鄭氏之業。鄭氏遠祖乾曜，尚明皇之女臨晉公主，杜甫詩有《宴鄭駙馬洞中》，云「主家陰洞細烟霧」，疑即此地也。自洞東行三四里，為唐裴相國郊居，林泉之勝，亦樊川之亞，今為鄱陽沈思之居。又南行三里，至幽州莊李氏林亭。李氏，燕人也，故以幽州名。泉竹之盛，過沈莊矣。南行四里，至道安洞，今為尼院。院中起小塔，西倚高崖，東眺樊南之景，舉目可盡。又南行七八里，至炭谷，自谷口穿雲渡水，躡亂石，冒懸崖，行十餘里，數峰聳削。蹬道之半，有司馬溫公隸書二十八字，曰：「登山有道，徐行則不困，擇平穩之地而置足則不跌。人莫不知之，鮮能慎。」谷前太乙觀，有希夷先生所撰碑。觀南為故處士雷簡文隱居之地。

甲寅，北歸。及內家橋，子虛別焉。予與明微自翠臺莊由天門街上畢原，西望三會寺、定昆池，迤邐入明德門。

張注曰：內家橋，今名也，或曰雷家，或曰能家，皆姓也。橋之西又有沈家橋、第五橋，亦以姓名。羅隱《城南雜感》詩有「賴家橋上灃河邊」之句，似當以能為是。

翠臺莊不知其所以，莊之前有南北大路，俗曰天門界，北直京城之明德門、皇城之朱雀門、宮城之承天門，則界當為街，俗呼之訛耳，許渾有《天門街望□》之詩可據。

天門街當畢原之中，《長安志》曰：少陵原西入長安縣界五里。蓋畢原也，《志》誤以為少陵。西望三會寺，寺邊有大冢，世傳為周穆王陵。北有池，舊與昆明池相通，唐為放生池，有臺俗曰迦葉佛說法臺，而傳記以為蒼頡造書臺。景龍中，中宗幸三會寺，與群臣賦詩，上官婕妤所謂「釋子談經處，軒臣刻字留」是也。定昆池，安樂公主之西莊也，在京城之延平門外，

景龍初，命司農卿趙履溫、將作少監楊務廉為園，鑿沼延十數里，時號定昆。中宗臨幸，與群臣賦詩。

### 〈游城南記〉

歷延祚、光行、道德、永達四坊之地，至崇業坊，覽玄都觀之遺基，過岡，論唐昌觀故事。

張注曰：唐昌觀，又曰唐興觀，在安業坊玄都觀北，中有玉蘂花。元和中，有仙子來觀，嚴休父，元稹輩俱有唱和。

### 《唐兩京城坊考》卷四〈西京·外郭城〉

延祚坊。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。（頁96）

光行坊。「行」字本犯中宗諱，長安中改。一作「光仁」。

東南隅，華州刺史文經野宅。觀軍容使魚朝恩宅。（頁96）

道德坊。隋有澄虛觀，武德中廢。

開元觀。本隋秦王浩宅。武后朝置永昌縣。神龍元年廢，遂為長寧公主宅。景雲元年置道士觀。開元五年，金仙公主居之，改為女冠觀。十年，改為開元觀。……東南隅，廢崇恩廟。神龍初立，以祀武氏祖禰。景雲元年廢。成德軍節度使、兼中書令王武俊家廟。（頁96）

永達坊

華陽池。度支亭子。《輦下歲時記》：新進士牡丹宴，或在永達亭子。《玉泉子》：崔郾為京兆尹日，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。蓋為度支遊憩之所，故三司使於此宴客也。左拾遺王龜宅。（頁95-96）

崇業坊。街前為選場。按《會要》言移玄都觀至安善坊，疑安善為此坊之舊名。

玄都觀。隋開皇二年自長安故城徙通道觀於此，改名玄都觀，東與大興善寺相比。初宇文愷置囷，以朱雀街南北盡郭，有六條高坡，故於九二置宮殿，以當帝王之居，九三立百司，以應君子之數，九五貴位，不欲常人居之，故至此觀及興善寺以鎮之。……福唐觀。本新都公主宅。公主中宗長女，嫁武延暉。景雲元年，公主生子武仙官，出家為道士，立為觀。新昌觀。天寶六載，新昌公主因駙馬都尉蕭衡卒，搆請度為女冠，遂立此觀。公主為玄宗第十一女。錢斯空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涯家廟。檢校左

僕射、兼吏部尚書崔群家廟。（頁95）

安業坊。

西南隅，資善尼寺。隋蘭陵公主捨宅立。東南隅，濟度尼寺。隋太師申國公李穆之別宅。穆妻元氏立修善僧寺。其濟度尼寺本在崇德坊，貞觀二十三年徙於此。武后為尼，即此寺也。其額殷令名所題，《通鑑》作感業寺。橫街之北，鄔國公主宅。次南，唐昌觀。《劇談錄》曰：觀有玉蕊花，花每發，若瓊林玉樹。元和中，春物方盛，車馬尋玩若相繼。忽一日，有女子年可十七八，衣綠繡衣，垂髻雙環，無簪珥之飾，容色婉婉，迴出於眾。從以二女冠、三小僕，僕皆巾髻黃衫，端麗無比。……時觀者如堵，或覺煙飛鶴唳，景物輝煥，舉轡百餘步，有輕風擁塵，隨之而去。須臾塵滅，望之已在半天，方悟神仙之遊。於香不散者經月餘。時嚴休復、元稹、劉禹錫、白居易俱有詩。……京兆尹張去奢宅。左龍武軍統軍、歸誠郡王程懷直宅。（頁94-5）

〈游城南記〉

既而北行數里，入含光門而歸焉。實閏月十六也。

張注曰：城南之景，有聞其名而失其地者，有具其名得其地而不知其所以者，有見于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。若牛頭寺碑陰記永清公主莊、《長安志》載沙城鎮、薛據南山別業、羅隱《雜感》詩有景星觀、姚家園、葉家林，聞其名而失其地者也。翠臺莊、高望樓、公主浮圖、溫國塔、朱坡，具其名得其地而不得其所以者也。楊舍人莊、唯釋院、神禾少陵兩原、三清觀、塗山寺、陳氏昆仲報德廬、《劉翔集》之濠溪、劉子衷之樊谿，五臺僧墳院，見于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。故皆略之，以俟再考。至于名蹟可據，而暴于人之耳目者，皆得以詳書焉。